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震川先生集

卷之二十二

權厝誌 生誌 壙誌

○_五 中奉大夫江西右布政使致仕雍里顧公權厝

誌

公諱夢圭字武祥世居崑山之雍里故以為號高祖諱良曾祖諱恂皆以文康公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祖諱宜之封山西道監察御史文康公之兄也父諱潛監察御史馬瑚湖府知府進封中憲大夫顧氏自中憲始登進士文康公位至台輔而公父子仍世登科貴顯于時

湖
王政

高中段齊公四絕
似班書上近郭叔

公始入仕。年尚少。授刑部浙江司主事。改南京吏部稽勳司主事。遷驗封司郎中。會詔下求言。公上疏言六事。皆時政之要。而罷去中官鎮守。當世施行焉。高陵呂仲木吉水鄒謙之。皆海內名流。同在郎署。一日會飲。呂公擷梅花。謂公曰。武祥如此花矣。其見推重如此。嘗與呂公泛舟清溪。公亦忻然。自以為得焉。擢廣東布政司參議。行部至遂溪。道賜縣令跪獻茶瓜。公知令貪。不受。竟劾去之。海北有平江青鸞楊梅樂民四珠池。詔書督採甚急。公上疏言。海面珠池。先朝率十五六年或十年一採。始得美珠。邇者三年再採。

珠已耗竭。蓋珠蚌之生息甚難。採愈數。得珠愈少。非積久不能美。碩繁夥也。每採常用舟筏。兵夫萬計。往來海中。因以為盜。近年劇賊黃山秀。蓋起於珠池也。蜚戶觸犯瘴霧腥氣。輒死。尤可憫念。海北頃罹饑荒。彫瘁尤甚。勞役不止。將有他虞。非國家之福也。乞救停罷。養寶源以寬民力。疏入。文康公見之。愕曰。奈何。為此驚人事耶。下部寢不覆奏。而二郡卒買珠以充貢。陶都御史諧議勦西山獠。空其地。填以新民。引韓襄毅公故事為比。公力言。獠不宜盡殺。且新民畏其吞噬。而生兵厭。獠山之荒落。必不可居。韓公於廉州

流賊殘破之餘。召新民填其空。而廉地皆平原。非今比也。陶公卒。從公言。尋遷江西左參議。丁外艱。服除。陞山東按察司副使。改提學河南。訓士先以行義作論。高才生文。汴人稱之。會郊廟單恩。進階中憲。八夫是年。天子駕之安陸道。河南一省官盡出迎。而公處守。有詔宗室惟親王朝行在所。公榜詔旨於省門。宗王以下視常。加歛戢焉。陞福建布政司左參政。闕多連山峻嶺。公觸冒炎霧。行部千餘里。寇掠連江。自浙入壽寧。壽寧萬山起伏。如波濤。官兵至賊散。藏人家。歛然無迹。兵去復出。公至譏得所。匿盡捕之。其冬

漢書刑法志豪傑擅私為之蒙蒙姦有將隱則扭而浸廣

復有浙賊自車嶺入松溪。劫崇安建陽。公至建寧。又得土賊賊。於是始平大率。閩人以為囊橐。賊以故縱。公蓋得其要。非徒兵力所能。竟云擢本省按察使。陞江西右布政使。行至建寧。病作。上疏懇乞致仕。得俞旨。公在閩。持憲無所撓。而高御史刻深。州縣官被按問。無免者。朝論罪之。高知公已去。遂欲劾公以自解。奏寢不報。而高竟坐貶。公為人敦重。言不能出口。所至闔戶讀書。絕無他好。而自奉如寒素。孝友恭遜。鄉人稱其厚德。公在汴。文康公方柄用人。皆擬其峻。擢及閩。藩之命。莫不歎息。謂公不拔家勢以升也。然以

年少登科愛嗜文學宜在清華之地而久滯外省非其所樂嘗語所親曰北河擢船者邪許之聲曰腰彎折此今人以喻兩司官者也其不能無望如此雖位崇岳牧以強年解組優游林麓有子又皆才俊能紹其業人望之以爲不可及然竟默默不自得以亡嗚呼世之能成其志者蓋少矣其所遭際何可一槩而論也如公者豈不悲哉公卒于嘉靖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年五十有九配皇甫氏封恭人子男三允默允燾女一許聘李延實孫男女四以歲之不利權厝于中憲公之域在縣北之巴城嘉靖三十九年

九月三日也銘曰

巴湖瀨瀨東奠高原蕭森古木哲人藏焉爰卜山龍穿中有戾聿來從之金井浮竈考事撰詞識其日月悲則有餘匪言能發埃于再卜惟龜墨食徵文列位昭垂穹石

此云次第叙去逐段皆有來句先生云爲文全要界畫此其獨足矣

伯妣徐孺人權厝誌

伯妣徐孺人以嘉靖二十一年權厝於須浦之原曾大父城武府君墓域之外伯父曰有光汝爲之誌於是小子涕泣頓首曰纂述遺行子弟事也烏敢辭迺誌曰孺人姓徐氏祖明長壽縣教諭父尚志母朱氏

孺人之歸於我也曾大父城武府君歿久矣而高大
父承事府君尚在堂吾伯父爲嫡長曾孫孺人爲冢
婦所事大人以十數循謹柔和婦道無曠內外莫得
而議之是時遭世熙洽家門隆盛小大愉愉孺人新
來爲婦而伯父爲縣學弟子有聲方淬勵進取孺人
未嘗得一日樂也中更賦役苛擾門戶萎萃孺人長
持勤儉遂以勞苦終其身所御衣少時所御者也所
用器物少時所用者也亦不至於乏性尤靜默歲遣
二子入學婦習女事獨居一室竟日不聞言笑若無
人焉他婢妾有喧爭者亦無所詬怒也孺人母家與
吾家鄰比先是朱孺人無恙孺人諸姊妹時時過從
會集諸母恒歎羨以爲難得孺人數有疾常臥數日
輒起嘉靖十九年二月一日乃至於大疾年止六十
於戲痛哉初先妣與孺人先後來歸先妣少孺人七
年而先妣蚤棄有光遙遙三十年矣每見伯父母雙
雙意慘然淚下以爲吾兄弟無此悲也今又復降割
於吾兄弟欲見吾伯妣又不可得矣伯妣生子二人
有嘉有慶女二人孫男女五人

鄭君漢卿壽藏銘

鄭君漢卿年五十九爲壽藏請予書其家世生年月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三
日而銘之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知今之所
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漢卿寧以今之五十九之是
耶蜚廉爲紂石槲北方桓司馬爲石槲君子譏之趙
大僕司空表聖之徒皆預爲壽藏後世以爲達若以
爲在上爲鳥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則二子亦取譏於
世矣蓋有不可以一而論者羊叔子登峴山而歎杜
元凱自書其功於二石一豎峴山之上沉漢水之
淵二子豈爲身後之名而登高顧盼周覽百世之後
歎生人之速化其意遠矣予少聞長老言吾鄉先達
之高致天下太平士大夫棄官家居以詩書文藝爲

樂吾外高祖太常夏公與漢卿之祖介菴先生生時
皆有壽藏數十年來前輩風流邈不可復見也漢卿
其有意慕其祖之爲者與漢卿名吉字漢卿又自號
怡山其先汴人宋華原王居中之後南渡始家於崑
山祖諱文康正統戊戌進士乞恩歸養遂不復仕鄉
里高之所謂介菴者也父諱嵩成化戊子舉人遙授
吉水縣丞漢卿生弘治辛亥某月某日娶某氏生女
嫁顧光裕側室某氏生子某某予爲漢卿書如此蓋
予知其意欲有所述而又不自言予亦莫得而論也
鄭氏世傳帶下醫有神驗其家甚有方書漢卿尤能

變而通之多所全活然予問其治狀亦不言也曰活人自是醫者之事且吾亦不知人之所以活元凱非爲區區一時之功吾何敢蘄爲後世之太倉公邪壽藏。在。圓。明。村。某。字。圩。之。原。爲。三。穴。以。十。月。日。初。度。之。辰。封。之。寔。嘉。靖。二。十。八。年。銘。曰。天地擴擴日月循行星辰粲列萬物畢形孰謂之有日明則明孰謂之無日冥則冥以死爲尻以生爲脊猗與鄭君古之達識嘯歌高堂樂飲玄室我爲銘文刻于白石

南雲翁生壙誌

嗚呼國家以科舉之文取士士以科舉之文升于朝其爲人之賢不肖及其才與不才皆不係于此至于得失之數雖科舉之文亦不係其工與拙則司是者豈非命也夫南雲翁者少爲諸生有聲于黌校之間今老矣猶能誦其科舉之文時當正德之時與翁同較藝于文場者往往至今官迨九列入爲三少以與翁較其工拙則未知其孰先而孰後也使南雲當其時而得之其爲貴顯詎可涯量世孰得而輕之豈非命也夫南雲年甫弱冠御史與之廩食卽不得一第當循年資升國學高不失爲縣令府佐卑亦爲郡文

學而當時有司以小過例汰之萬里之塗出門而蹶。余獨怪夫當時之不能愛惜人才而屑越如此也。雖然與南雲同時而得者使其顯榮極于九列三少而果瘝曠于職苟冒于干祿以負天子之任使豈如南雲之脫然無所累也乎。南雲家饒財自爲諸生頗自馳騁喜音樂歌舞其爲御史所汰以此南雲既棄科舉之學日從鄉先生長老爲社會性不能飲酒喜音樂歌舞益甚以此傾其貲顧猶忻忻愉愉無日不然蓋至是年七十有一矣豈非所謂達生之情者哉。翁初與家君同學又與伯父同年生故以余家以

予之謗陋翁獨愛慕其辭以爲可傳求予誌其生壙者十有二年予未能應翁之命翁亦不怒而請之益勤謂予曰人死後而有誌是誌者生之所不能見也吾得子之誌是能見其死後願子之誌吾壙也翁爲人有風致可謂翛然于生死之際則予之所謂命者又不足爲翁道也翁姓龔名某字某南雲者其老而自號云是爲誌。方云筆意高遠

姚生壙志

嘉靖十九年姚生子英自嘉定來崑山學于余友周士洵是時生年十七其秋試京闈不第後二年始復

學于予。予一見其文，歎曰：未有如生知予之深者也。生居安亭東庵，病去不見者久之。以其冬十月甲辰死。嗚呼！生未見予，而知予；予生無數月之聚，而戚戚然嘗念生，此莫知其所以然者。生之志與文，宜不止此。其天耶？生有父母，其祖尚生，且老矣，憐生依依。且暮望其有成，生數之他郡，試試未嘗不隨也。故生死，其父母尤悲。將葬，予無以寄其哀，使生之友李汝節買石而書之，納諸壙中。

方云：簡遠深摯。

亡兒翮孫壙誌

嗚呼！余生七年，先妣為聘定先妻，而

一年而先妣棄余，余晚婚，初舉吾女，每談先妣時事，輒夫婦相對泣。又三年生吾兒，先妻時已病，然甚喜呼女，婢抱以見舅氏，臨死之，數言二兒，時時戟二指以示余，可痛也。蓋吾祖始有曾孫，故其母字之曰曾孫，余重違其母言，又以曾孫不可以為諱，故名翮孫。云：時吾兒生甫三月，日夜望其長成，至於今十有六年，見吾兒丰神秀異，已能讀父作書，常自喜先妻為不死矣。而先妣晚年之志，先妻垂絕之言，可以少慰也。不意余之不慈不孝，延禍於吾兒，使吾祖吾父垂白哭吾兒也。吾兒之亡，家人無大小哭盡哀，今母

之黨皆哭之。愈於親甥。其與之游者相聚而哭。其性仁。季見父母若諸母。尚有乳哺之色。慈愛於人。多大。人長者之言。故其死莫不哀。始余憐吾兒。不甚督課之。或以爲言。余獨自念。如吾兒當自不待督課也。嘗試之三史。卽能自解。諸生來問學者。余少出。令兒口傳。往往如所言。或入自外舍。輒就几旁展卷。視所讀何書。余閒居無事。學著書。每一篇成。卽持去。忻然朗誦。與之言世俗之事。不屑也。一日。余與學者說書。退食。方念諸子天寒。日已西。尚未午殮。使人視之。則兒已白。母爲具食矣。溷庭有來學者。貧甚。余館之。兒時造其室。視食欲殷。勤慰藉。其人爲之感泣。余與妻兄市宅。直已讐。而求不已。兒每從容言。舅舍大宅而居小宅。可念。吾父終當恤之。他勿論也。余誤答一人。兒前力爭之。余初不省。而後悔。答者聞兒死。爲之大哭。余窮於世久矣。方圖閉門教兒子。兒能解吾意。對之口不言。而心自喜。獨以此自娛。而天又奪之。如此。余亦何辜于天耶。歲之十二月。余病畏寒。不能蚤起。日令兒在臥榻前誦離騷。音聲琅然。猶在吾耳也。會外氏之喪。兒有目疾。不欲行。強之而後行。蓋以己酉往。甲子死也。方至外氏。姿容粲然。見者歎異。生平素強。

壯無疾也。孰意出門之時，姊弟相携，笑言滿前。歸來之時，悲哭相向，倏然獨不見吾兒也。前死二日，余往視之，兒見余，夜坐猶曰：大人不任勞，勿以吾故不睡也。曰：吾母勿哭，我吾母羸弱，今三哭我矣。又數言，亟携我還家。余謂汝病不可動，卽輦蹙甚，苦蓋不聽兒言，欲以望兒之生也。死於外氏，非其志也。嗚呼！孰無父母？妻子余方孺慕，天奪吾母，知有室家而余妻死。吾兒幾成矣，而又亡。天之毒于余，何其痛耶？吾兒之孝友聰明，與其命相皆不當死三月而喪母十六而棄余。天之于吾兒，何其酷耶？當時足不踰闔外，而以

旅死，其又何耶？術者曰：外氏之喪，以甲寅呼癸巳，吾兒癸巳生也。青烏之書，僂瓊拘畏，常以爲不可信。其又足以移禍福於人耶？禹鼎淪沒，九黎亂德，是何白日晦冥，邪鬼鴟張，神奸傲擾，王虺封豕，長爪巨牙，暴橫於原野之間，邪何美好，清淑如吾兒，使之摧折，沉埋必蒙，俱而驚蓋者，乃享富貴而長世也。夫服仁義，稱先王，非獨世之所嗤笑，抑亦天之所嫉惡也。余熒熒世路落落，無所向，回視三穉，韓子所謂少而強者，不可保，而孩提者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吾于世已矣。按禮，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

殤是適子亦殤也。而春秋伯姬卒。傳曰：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郎之戰。汪錡死。魯人欲勿殤。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先王之禮。為之大法而已。至于因時損益。輕重之宜。一聽之於人。檀弓記曾子問諸篇。可見矣。夫禮之精微。不能一一而傳也。余悲吾母之志。而先妻於是真死矣。故字之曰子季。而以成人之喪治之。蓋吾祖吾父之所痛。國人之所許。而先妣之志之所存也。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夫延陵季子之葬子。非古有也。而孔子

之所謂合禮者也。余于吾兒。欲勿殤也。其可乎。死之四日丁卯。為壙於縣之金潼港。先高祖承事郎府君饗堂之東房。渴葬。未成葬也。書以志余之悲而已矣。

嘉靖二十有七年歲次戊申。十有二月某日。方云實極真。其沉痛。

女如蘭壙志

須浦先塋之北。纍纍者。故諸殤冢也。坎方封有新土者。吾女如蘭也。死而埋之者。嘉靖乙未中秋日也。女生踰周。能呼子矣。嗚呼。母微而生之。又艱。子以其有母也。弗甚加撫。臨死。乃一抱焉。天果知其如是而生之。奚為也。方云。泣極。其沉痛。

女二二壙志

女二二生之年月戊戌戊午其日時又戊戌戊午予以為奇今年予在光福山中二二不見予輒常常呼予一日予自山中還見長女能抱其妹心甚喜及子出門二二尚躍入予懷中也既到山數日日將暝予方讀尚書舉首忽見家奴在前驚問曰有事乎奴不即言第言他事徐却立曰二二今日四鼓時已死矣蓋生三百日而死時為嘉靖己亥三月丁酉予既歸為棺斂以某月日瘞于城武公之墓陰嗚呼予自乙未以來多在外言女生既不知而死又不及見可哀也

也已

方云此數篇均於波雲朴雲得味

寒花葬志

十六年

德其美

婢魏孺人勝也嘉靖丁酉五月四日死葬虛丘事我而不卒命也夫婢初勝時年十歲垂雙鬢曳深綠布裳一日天寒熱火煮藜藿熟婢削之盈甌予入自外取食之婢持去不與魏孺人笑之孺人每令婢倚几旁飯即飯目睚冉冉動孺人又指予以為笑回思是時奄忽便已十年吁可悲也已

方云瑣屑事叙得最入情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吳門後學嚴宗垂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墓表

亡友方思會墓表

予友方思會之歿。適島夷來寇。權厝于某地。已而其
父長史公官四方。子昇幼不克塋。某年月日始祔於
其祖侍御府君之墓。來請其墓上之文。亦以塋未有
期。不果爲。至是始昇其子。昇仰勸之于石。蓋天之生
材甚難。其所以成就之尤難。夫其生之者。率數千百
人之中。得一人而已。其一人者。果出于數千百人
之中。則其所處必有以自異。而不肯同於數千百人。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三
之爲而其所值又有以激之是以不克安居徐行以
遽入於中庸之道則天之所以成材者其果尤難也
思曾少負奇逸之姿年二十餘以禮經爲京闈首薦
旣一再試春官不利則自叱而疑曰吾所爲以爲至
矣而又不得彼必有出於吾術之外者則使人具書
幣走四方求嘗已得高第者與夫邑里之彥悉致之
於家而館餼之其人亦有爲顯官以去者然思曾自
負其材顧彼之術實不能有加於吾亦遂厭棄不能
以久方其試而未得也則憤憾而有不屑之志其後
每偕計吏行時時絕大江徘徊北岸輒返棹登金焦

二山徜徉以歸與其客飲酒放歌絕不與豪貴人通
問與之相涉視其齷齪必以氣陵之聞爲佛之學於
臨安者思曾往師之作禮讚嘆求其解說自是遇禪
者雖其徒所謂墮龍啞羊之流卽跪拜施舍冀得真
乘焉而人遂以思曾果溺於佛之說不知其有所不
得志而肆意於此以是知古之毀服童髮逃山林而
不處未必皆精志於其教亦有所憤而爲之者耶以
思曾之材有以置之使之無憤憾之氣其果出於是
耶然使假之以年以至于今又安知其憤憾不益甚
而將不出於是耶抑彼其道空蕩翛然不與世競而

足以消其憤懣之氣耶。抑將平其氣，無待於外安居。徐行而至于中庸之塗也。此吾所以嘆天之成材爲難也。思曾諱元儒，後更曰欽儒。曾祖曰麟，贈承德郎禮部主事。祖曰鳳，朝列大夫、廣東僉事、前監察御史。父曰築，今爲唐府長史、侍御，與兄鵬同年舉進士。侍御以忤權貴出，而兄爲翰林春坊至太常卿，亦罷歸。思曾後起，謂必光顯於前之人，而竟不得位以歿。時嘉靖某年月日也。春秋四十，娶朱氏，福建都轉運鹽使司判官希陽之女。男一人，昇；女三人，皆側出。思曾少善余，余與今李中丞廉甫晚步城外隍橋，望其廬，悵然而返。其相愛慕如此。後予同爲文會，又同舉於鄉。思曾治園亭田野中，至梅花開時，輒使人相召。予多不至，而思曾時乘肩輿過安亭江上，必盡醉而歸。嘗以予文示上海陸詹事子淵，有過獎之語。思曾凌曉乘船來告，予非求知於世者，而亦有以見思曾愛予之深也。思曾之墓也，陳吉甫旣爲銘，予獨痛思曾之材，使不得盡其所至，亦爲之致憾於天而已矣。

從叔父府君墳前石表辭

歸氏世著於吳，自唐天寶迄於同光，百八十年以文學科名爲公卿侍從，有至令僕封王者。吳人至今紀

之宋咸淳間湖州判官罕仁居崑山之太倉項春涇
洪武初徙今附城領浦上六世之墳墓在焉叔度逃
難走夜郎邛笮間有神人來迎將之宜興徐文靖公
爲之作傳叔度再世爲我高祖諱璿承事郎生我曾
祖諱鳳城武縣知縣城武公三子長我祖諱紳仲叔
祖諱綬季叔祖諱綺府君仲之子也諱格後更諱于
德字民從弘治間曾祖父母與叔祖一歲中皆亡府
君少孤吾祖教之後常依季叔祖以居恩勤撫育二
父之功爲多其後吾歸氏之在海虞白茆者兄弟皆
修學延致府君府君遂盡室以行白茆瀕江海府君
築居田野中四望寥曠每秋風落木慨然首丘之感
然去歸市隱隱莽蒼間歸市諸兄弟家也時時相遇
從會集府君是以喜曰吾居此殆不乏楚然之音也
府君雖在海虞界與宗叔諫猶籍崑山博士弟子歲
皆有米廩之養諫復推其半與之蓋白茆諸父兄弟
三十餘年睦友任恤之義可尚焉然性曠達高簡獨
以宗門相依他無所屈也嘗與人友善後其人貴顯
終身不見其面有所得飲酒輒盡以是不能爲家而
少有異稟讀書過目輒成誦能日寫經義百篇人見
其無所事學而藝甚習數試不第會督學御史牒至

府君當貢博士有所私持兩端上請御史墮其計中遂以府君爲次還至揚子江大風雨連日不得渡忽感疾腹脹泄痢府君母龔氏青縣教諭紱之女山東左布政使清惠先生理孫也家世科名府君少隨諸舅計偕北上至是歎曰吾少從舅氏觀都邑之盛官闕官署街術至今歷歷記之天子致治中興建明大典數事及備禦外國吾方壯年不得有所試今老矣且將一望闕廷而竟不得往命也夫府君卒于嘉靖三十八年十月十二日年六十有五娶張氏修武縣知縣謙之孫卒於嘉靖三十年七月初七日年六十

有二生男四人有恒有倫有守有徵章氏生女一人章氏出漢陽太守賢孫男四人士弘士和士毅士達城武公墓在須浦上先祖妣及仲叔祖父母祔左先妣先姑祔右先姑以下無餘地故爲新塋海虞萬歲涇之陰南去白茆浦百武禮公子始來在他國者後世爲祖謂之別子明有始也又曰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明不絕也嗚呼宗門衰落念吾先世徽宮室族墳墓而聯兄弟吾叔父竟羈窮以死能不爲之悲慟哉其塋也叔祖墓以下皆自崑山往哭之同學諸生

上其行於有司友人陳敬純歛賻贈而弟學顏供塋事尤盡其力云

按章氏不言繼娶又不言側室疑脫漏刻本抄本皆然今姑闕

通政使司右叅議張公墓表

公姓張氏諱寰字允清世為蘇州崑山人曾祖諱用禮贈奉政大夫刑部郎中祖諱稹考諱安甫祁州知州封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初奉政有四子稹其長也次和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次穆太中大夫浙江布政司右叅政兄弟以文章節行稱於世號二張先生次種灑州判官始英宗皇帝臨軒策士中順兄弟同舉禮部太中名第二及入對策中順第

一。天子使小黃門密至其邸識之以有目眚真二甲第一太中積官當入為都御史會李尚書秉為大理寺卿王粲所排太中在李公奏中遂罷官而兄弟四人惟伯與其季不為進士而伯實生奉直公其季生大理評事申甫又皆舉進士奉直性高簡不屑世故為祁州滿任即致政詔嘉之增秩以歸蓋張氏子姓不甚繁衍而世登科甲二張先生最有名而公父子仍紹其美崑山之人以是榮貴之公登嘉靖辛巳進士明年知濟寧州至則減損戶徭拊循流亾州水陸二驛舟水驛須冰泐乃給陸以省其費修學舍揀生

併上疑有脫字

徒才俊者督課之。創方正學先生祠。時奉直公就養在濟。雅不樂公居孔道。晨夜飭儲待候。望公遂疏乞改官。調濮州。濮於濟北境。而僻。公益蠲去繁苛。出庫錢以賑饑荒。水囓州城。公新築增羊馬城。東郡有大賊。詔書名捕不得。公陰誘其豪。具得囊橐。逐捕斬之。巡撫都御史止其最。兵部以非邊功。格不行。丁內艱。服除。補開州州瀕河。河溢水退。多填闕之田。豪民兼併。以虛租影射下戶。公命魚鱗比次。以絕其姦。輯二州志。修衛公子路墓。陞刑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尙書以公才。令攝浙江司郎中。獨循寬法。人以無寃居

頃之。予告歸養。奉直公春秋高。愛公甚。常同臥起。頃刻不離。年八十有四。而終。公居喪。廬墓有乳燕之祥。服除。授通政司右叅議。司事清閒。散衙後。卽從名流賦詩會九廟。災詔京朝官三品以上。自陳而公秩五品。在見夏學士問詔旨。欲自陳。夏公謾應之曰。可。蓋素不樂公。欲慢之也。公遂自陳。得致仕。以強年坐廢。論者惜之。其後撫按先後薦。吏部特表薦。皆不行。公之歸也。惟以圖史自娛。臨摹法書。揮翰竟日不倦。好遊名山。初嘗從奉直公。觀雁蕩。登天目。父子相隨。衣冠儼雅。浙人慕之。後益得縱意。渡浙江。南抵武夷。至

匡廬還觀石鍾小孤采石九華黃山白巖足跡幾遍
東南先是坦上翁與名士吳玳陸崑輩爲湖社孫太
初亦與其中坦上翁者前工部尙書劉公麟也建安
李尙書嘗稱見翁峴山了無宿具惟以乳羊博市沽
風雨瀟瀟欣然達夜高風可想而翁獨與公善公晚
入社而顧尙書諸名賢皆在公春秋如期至茗上社
畢輒遊山然以其人夷曠多愛所至大吏迎將人比
之鄭莊千里不齎糧自陽明歿後學者稍稍離散公
嘗登其門至是吉水鄒謙之餘姚錢德洪以師門高
第會講懷玉之山公欣然赴之欲以明年爲太嶽之
遊而遘疾不起矣實嘉靖四十年正月二十四日年
七十有六子男四人恒慕恒純恒思恒學女二人孫
男六人孫女四人公爲人篤于行誼事長姊終身孝
敬不衰置義田以贍宗族少年有善推獎逾分以故
多依歸之陳主事者分司濟寧註誤繫獄公抗言使
者竟白其寃楊太僕杖死朝堂召故人賓客爲棺歛
所部三州經三十餘年其人猶不絕問遺其見愛如
此人或當筵有所凌忤但坐睡少頃欠伸卽命肩輿
去終未嘗有所較也晚歲惟務遊覽在舟中之日爲
多家事一無所問人望之蕭然有神仙之氣歿後郡

人有設香茗降仙者。公憑乩自謂已得仙云。余少辱公見愛。俾與其長子有婚媾之約。公自懷玉還。卽見過。復置酒相召。欲以文字見屬。而不竟所言。但曰此兒子輩事也。不幸公尋謝世。於是諸子以嘉靖癸亥十月二十八日癸酉。葬公于邑東南泖川鄉七保在字圩橫塘先塋之次。屬余書其墓上之石。余何敢辭焉。

封奉政大夫南京兵部車駕司郎中王君墓表。無錫有隱君子曰王君。以仁孝施於其家。而訓迪其鄉之子弟。二子相繼登進士。初朝廷用伯子官。推封

爲戶部某司主事。及仲子之在駕部也。詔又以其官命之。其於世俗榮顯矣。而君且樂嘉遯。遺利勢。聞子有美政善事。貽書慰勞。而終不喜以官封自矜眩。以爲居官者不得顧其家。而居家者不知有其官。其自殊別如此。伯子方侍養。而仲子進官廣東。以君春秋高。不忍踰嶺。亦懇疏歸。於是父子兄弟相聚。蓋又承懽顏者十餘年。而君始卒。年逾大耋。見五世之孫羣兒環遶膝下。怡怡愉愉。獨得其天性之樂。如君者。吾江南仕宦之家。不多見也。君諱澤。字均霑。高祖諱宏。居三登里。以人材調補浙江都轉運鹽使司判官。通

利鹽菴商人惠頰其卒也來共致金葬之曾祖諱惟益祖諱經兄弟五人皆好任俠宣德中徭上林苑因破耗其家父諱宗常課書自給而教子以經學君以是明經爲人師無錫鬻舍之士半出其門而二子卒以經學顯君爲人至孝父性嗜甘日貯棗柿蜜餌餒餒必愜其意一日行仆墜下傷其足病至危殆割股療之母袁孺人喪明左右扶掖十餘年目忽自明人謂孝誠之所感有賈人被掠盡亡其蓄行乞于市且餒死君知其湖湘閩人賈吳久矣意憐之厚資送得生還其鄉其樂施予急人之難類如此日閱古書傳

方又數與黃冠遊多得禁方爲藥齊活貧人甚衆居家無燕媚之容檢御精明不以老故自解嬾嘗服延壽丹形神充沃黑髮莪莪復生顛骨隆起乍開乍闔逾八十年侍姬復乳一男子一女子嘉靖三十七年秋遘疾食漸少氣微目爛爛不寐亟索枕中書又索阿羅漢傳歛然而逝人尤以爲異是歲八月十八日也年八十九配錢氏吳越武肅王之後潯之女封安人贈宜人先卒子男三人召戶部某司員外郎問廣東按察司僉事幼子怡女二人孫男二人金鑑鑑舉進士未廷試孫女四人曾玄孫男女十六人以嘉靖

三十九年十二月某日。葬馬鞍塢先塋之傍。予數過無錫。行九龍山下。思與其賢士大夫遊。而道無由。今僉憲見屬以墓上之石。蓋余所夙仰其高風而不可卽者。因讀進士鑑所爲狀。於是乃知其子孫之能成名者。以有君也。遂披其大畧。書之於墓云。

懷慶府推官劉君墓表

懷慶府推官劉君。以嘉靖年月日。葬於上海縣之方溪。後若干年。其子天民具狀。請余表於墓上。劉氏之先。自大梁來。居華亭。曰亨叔。亨叔生仲禮。始徙上海。仲禮生慶。慶生四子。長曰銑。次曰鈍。銑坐法被繫京

師。鈍陰乞守者。代其兄敘改之細水看有視眼白指去出得。一見家人而歸。死鈍

既繫而銑歸。給其父母云。鈍死已得赦歸。鈍久繫而其兄不至。京師士大夫皆知其寃。爲餽食飲久之。赦歸。家人驚以爲鬼物。母泣曰。兒餒欲求食。吾自祭汝。勿怖吾也。鈍具言不死狀。乃開門納之。銑倉皇從竇中逸去。遂不知所之。鈍生玉璵。璵爲建寧太守。玉以其家衣物寄官所。不令有擾於民。與卒爲廉吏。玉子究。汀州通判。究子兆元。字德資。卽君也。君自少舉。止不類凡兒。及爲諸生。常試高等。嘉靖四年。中應天府鄉試。先是其所親有誣害君者。及君得舉。則又曰。吾

固稱德資聰明。今果然矣。君益厚遇之。上海俗奢華。好自矜眩。君獨閉門讀書。雖兵陣風角占候之書。皆手自抄寫。時從野老散髮箕踞樂飲。不自表異。計偕還渡江。登秣陵諸山。呼古人名舉酒與相酬。不醉不止也。嘉靖某年。選調懷慶。先太守已遷去。會中使嚙命降香王屋山。民苦供應多逃亡。君攝守能以權宜辦濟。使者告成事而去。君嘗慮囚一女子呼冤。君察其誣繫獄已二十年。遂出之。武陟富人以女許巨室。因借其資以致大富。而皆家後貧。遂結諸豪爲証。欲離婚。君責令歸其女。而疑富人家多女婢。卽歸恐非。

真女。乃問有老嫗嘗識其女。面有黑子。已而果非真女。君怒。欲按藉其家。竟以其女成婚。君爲人寬和。至持法。雖宗室貴人請乞。不能奪也。尋以病去官。至淮陰道卒。臨卒於邑曰。吾始與唐元姝飲酒。謹呼寧知有今日耶。我死於此。無親知。故人爲訣。男未成。女未嫁。負用世之志而不施。命也夫。唐元姝者。君從父在汀州。元姝同學相好。時偕遊二老峯。皮冠挾矢。從僮奴上山。以酒自隨。酒酣相視大笑。人莫能測也。後元姝過海上。時不見。已數年。爲道平生。慷慨泣下。當炎暑。置酒且歌。且飲酒。酣裸立池中。傳荷筒以爲戲。君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三
既困於酒。且爲水所漬。竟以是病。一日臥。覃懷官廨。見一女子。徙倚几旁。以爲其婢也。呼之。取茗。恍惚不見。自是神情不怡。因請告還。而卒。時嘉靖某年月日。年四十有九。君先聘陸文裕公女。後娶瞿氏。子男二人。天民。天獻。女三人。適太學生顧從德。縣學生張時雍。張秉初。天民自傷少孤。頗爲序述。君遺事。俾余書之。如此。惜其獨負奇氣。自放於盃酒之間。然所施設一二。已無媿於古人。而不盡其才。可悲也已。

敕贈翰林院檢討許府君墓表

天厚人之有德。將以興其家。不當其世。而特鍾於其子。然猶使之困窮。晻鬱以歿。若是。其理有不可知也。然非其困窮。晻鬱。則亦無以大發於其後。此其數詘伸消長之必然。亦其理未嘗不可知也。敕贈翰林院檢討許君之子曰國。當許君之世。已舉于鄉。爲進士第一。是時國方計偕上春官。君奄然以歿。未幾其夫人汪孺人又繼之。國旣免喪。遂上春官。獲第。選入翰林。隆慶元年。天子新卽位。覃恩。近侍。國時爲檢討。得以其官推封。而汪夫人爲孺人。嗚呼。國亦旣顯且貴矣。君夫人竟不及見國之所以痛泣。荷國厚恩。而抱無窮之悲也。許氏自唐睢陽太守之孫。儒避朱梁之

亂以來江南故其子孫多在宣歙之間而君今爲歙人君諱鈺字德威曾祖仕聰祖克明父汝賢皆有潛德君蚤孤依于外家稍長挾其資從季父行賈有心計舉十數年籍如指掌季父所至好與其士大夫遊君悉爲存問酬報尺牘又善書江湖間推其文雅季父初無子以君同產弟鈺爲子其後有子曰金金幼而季父卒於客所君持其喪還葬金長盡歸其資或構鈺云金非而繼父生也謀逐之金懼言于官鈺以不直憤歎於是君同產諸弟藉藉向金且魚肉之君曰鈺自無理耳歎非由金顧何罪爲涕泣勸解乃已或又說金若父亡時資出兒手非有明也金疑父果有餘資君愈不自辨輒償之君旣不勝金所求又養諸寡母振人之乏遂至罄匱乃之吳中收責諸家又盡貧空手來歸入門意懽然晚以病居家猶與族人月會食訓束子弟焚香宴坐吟詠不輒嘉靖四十年九月某日卒年六十有六孺人曾祖某祖某父憲孺人始髫與其姊奉觴爲壽父愛其綽約婉善歎曰吾安得此女爲吾男子子乎蓋汪處士自傷無子也君久客孺人事舅姑撫諸叔甚有恩禮國生已七年君還始識其子遠或十數年不歸孺人日闕無儲嘗大

雲擁蔽絮臥乳兒獨又經紀母家養送其母黃媪人
 謂始處士歎不能生子然生女無媿其子也孺人能
 以巫下神往往聞神語嘗謂君曰兒當貴然吾與君
 不能待矣後竟如其言云嘉靖四十一年九月某日
 卒年六十八余讀王荆公所為許氏世譜稱大理評
 事規者有旁舍客處千里歸其骸骨而還其金翁雖
 於其家兄弟而其事略相類凡許氏再以陰德而再
 興天之報施于人如是其顯著耶抑伯夷之後其源
 遠流長後世忠孝之良不絕也天其邇興而未艾其
 不止於是耶國方為太史有道而文與余遊使余表
 其墓余少愛荆公文顧何敢厠於其譜之後然其詞
 核亦可以信許氏而示知者云

貞節婦季氏墓表

嗚呼男女之分天地陰陽之義並持於世其道一而
 已矣而閨門之內罕言之亦以陰從陽地道無成有
 家之常事故莫得而著焉惟夫不幸而失其所天煢
 然寡儷其才下者往往不知從一之義先王憫焉而
 勢亦莫能止也則姑以順其愚下之性而已故禮有
 異父昆弟之服至於高明貞亮之妾其所出有二其
 一決死以徇夫其一守貞以歿世是皆世之所稱而

既其階級轉極矣
 真六一痛信

有國家者之所旌別。然由君子論之。苟非迫於一旦。必出於死爲義。而出於生爲不義。是乃爲可以死之道。不然。猶爲賢智者之過焉耳。由是言之。則守貞以死。世者固中庸之所難能也。婦之於其夫。猶臣之於其君。君薨。世子幼。六尺之孤。百里之命。國家之責。方殷。臣子之所以自致於君者。在於此時耳。三代以來。未有以臣殉君者也。以臣殉君者。秦之三良也。此黃鳥之詩所以作。而聖人之所斥也。夫不幸而死。而夫之子在。獨可以死乎。就使無子。苟有依者。亦無死可也。要於能全其節。以順天道而已矣。常熟之文村女。子季氏。爲同縣人蔣朝用之妻。少而喪夫。撫其孤。世卿。比於成立。寡居二十有七年。以嘉靖某年月日卒。黎平太守夏君玉麟。高其行。爲貞婦。季孺人傳。獨稱其所以能教世卿者。爲有功於蔣氏。而未有墓石。蓋季氏之祔。在虞山之陽。邵家灣。其舅汝州守蔣氏之兆域也。予因世卿來請。因論著之。以表其墓上。使知女子不幸而喪其夫者。當以季氏之徒爲中道云。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碑碣

中憲大夫貴州思州府知府贈中議大夫贊治

尹貴州按察司副使李君墓碑

此等文雖韓歐復生無以過之

先叙死事揮議論一段然後申叙歷官政績蓋先其大者也韓歐久備其法矣方子春

嘉靖三十年貴州麻陽苗爲亂先是思州知府李君有銅仁之役還郡五日苗龍許保吳黑等僞爲哨兵突入城殺掠君巷戰不勝與其孫文炳皆被執留郡二日劫以歸寨苗每執郡縣長吏必求厚贖院司及守將亦幸朝廷不知也率許之以爲常君謂天子命吏爲賊劫質是孰爲之開端者書告清平鎮將石

事理見透故說得明此

叙事中須申明原委
前段用提筆此處用
結筆

邦憲亟進兵勿以我為忌邦憲不應君乘馬出盤山
關至稍寨崖高水深遂自投下賊驚共拽之出氣息
僅續棄之途而去思人昇還至清浪衛而卒麻陽之
苗亂已數年自辰沅鎮筸銅仁石阡印江皆受其害
君初至郡即被檄驅馳兵間已又城銅仁而郡故有
關隘守兵為攝郡者所侵削散去賊以是得驟至事
聞詔贈貴州按察司副使廕一子命按察司僉事戴
榘諭祭于家賜葬融縣之高沙昌八嶺惟古之治馭
蠻得刺史太守勇畧仁惠者可不煩兵而自戢今
知府受一郡之寄而日使舍所事事軍吏之役及事

古橫絕倫必見髮髯
戰張之概

直筆

敗未嘗不委以為守者之罪也清平去思僅一宿程
而太守困於賊已數日且彼殘苗六七百人耳守將
若不聞知此何為者哉朝廷之郵死事者優矣其於
兵吏有軼罰焉君諱允簡字可大其先貴州諸城人
元時有為融州路巡檢使者因家於今柳州之融縣
高祖子贊封奉直大夫協正庶尹夷陵州知州曾祖
芳進士雲南布政司右布政使祖序進士吏科給事
中考鏞鄉試第三人未仕蚤卒季父鐸教樂昌君少
隨之任學成而歸弱冠中鄉試明年中會試乙榜授
潼川學正未上丁內艱服除改夷陵攝荆門州為政

清勤民德之。陞知內江。公廉自持。士大夫乞請無所
 得。大旱。齋沐祈禱。徒步暴赤日中。令兒歌之。曰。旱既
 太甚。治邑非人。寧禍其身。勿病其民。三日霖雨大足。
 嘗於通津治石梁。御史題之曰壽溪。壽溪者君所自
 號。御史以此旌其能得民也。大學士茶陵張文隱公
 知君名。從銓部乞以為其州守。內江民扳留之。不得
 為涕泣立石。君至茶陵。均徭賦剔姦蠹。豪民為之歛
 跡。皇太后梓宮祔。顯陵承檄給糧芻。所過無乏。
 有白金文綺之賜。最上當遷。張文隱公自往乞銓部
 云。願得展一年。俟黃籍成。茶陵民受十年之賜矣。其

見重如此。陞雲南同知。攝守徵江。君既更治民。號為
 精練。凡斷獄所上。監司以為平允。豪有奪民田者。勒
 令歸主。不服。再訴於朝。下法司。皆如君論。滿去。滇民
 泣留立石。如內江時。尋陞思州。君既不得在郡。亦以
 孤城多寇。遣其帑歸融。獨與孫文炳居。為守餘三年。
 在郡六月。而遇害。是歲三月初六日也。春秋五十。孫
 文炳之被劫者。後竟以重賄贖還之。恭人吳氏。子男
 一人。祝女五人。祝鄉試舉人。今署新昌。教諭融於中
 州。為遠。然龍城於今為仕宦之邦。至李氏世有科第。
 子孫蟬聯不絕。而君又以死事顯。雖中州世宦之家。

類此者僅僅有之。祝有志行，痛憤君之歿，請銘于余。余不可辭，而為銘曰：

黔中之境，連絡五谿。麻陽猖狂，馭不干機。如水滔天，失在漏卮。兵吏墮武，習為謾欺。皎皎李侯，宣明其志。奮不顧死，以絕劫質。帝嘉精忠，恩詔優至。彼亦何人，天子之吏。以身為市，生寧不媿。彼亦何人，邊圉所寄。聞守之死，曾不睨視。自古為文，匪以其詞。在有所表，乃永傳之。融山荒絕，我實銘此。有石業業，其詞則嫩。後千百年，可配柳子。

何氏先塋碑

張云先生極用意之文，題報汝家而追蹤史遷者也。

南陵何進士燧，晉孝子琦之後也。其先塋在其縣之西山，山亘數里，羣峯環其外，若屏大水縈其前，若帶何氏世葬之。燧五世祖諱海，妣項氏曾伯祖諱銘，妣孫氏曾祖諱銳，妣孫氏世以昭穆為序，而虛其高祖之位。高祖萬戶府君諱應龍，別葬界橋山祖諱旺，別葬栢山嶺，而祖妣章氏葬先塋之右數十步。蓋葬三世而祖妣異其兆焉。歷年圯廢，燧以嘉靖乙巳加修，而封樹之，以書來請記於石。予聞之，古者墓而不墳，後世始有墳矣。古不修墓，後世始有修墓者矣。夫禮之微難言矣。之生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

常熟本煙為鄉進士修封其墓樹而作者虞山本煙登進士第為給事中復墓旁侵地重未請記蓋別是一篇此乃合而為一何異

仍稱煙墳是足乎又虞山本又持高生當與昌黎抗行而莊乃以為不似銘詞擅有稱動六夫其旨今當別錄原文附卷尾以此篇之徑後人刪改少何為特云著其名諱死生以正後而前又所叙生平年月盡削之何叔牙有是文乎

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為也。然孝子之於其親無往而可以致死。故禮之微難言矣。後之君子知隆於墓事者，豈非古禮之變而近於人情者哉。周禮冢人用爵等為封土之度，與其樹數，觀其封則知位秩之高卑，觀其樹則知命數之多寡，所以使後世子孫之識之也。凡何氏之葬者，悉山澤之敦龐淳固，以忠厚世其家而不顯於位，故無行事可紀，獨著其名諱，死生以示其後之人云。此文崑山常熟二本大異，崑本之歷官較詳而文辭不如，今從常熟本。崑本有銘辭，仍存于後。

封侯外戚，汜鄉蜀郡，慎濟陽宛族，以運撥成陽陽夏，穎昌遂之逾貴而溢，繼東海鄒廬江相望，雅道郁郁，晉興恩澤，著自廬江文穆贊密懿哉，孝子實維昆季，皆有名德，戾於宣城厥縣陽谷子孫世苗，迢迢千載，奚前之遂而後之塞，纍纍者墳山高水深，厥藏孔謐，想其生時黃髮兒齒，熙然古質，蘊積之久，是生黃門，逢時濬發，松栢九九，石虎馬羊青葱，岬吻凡爾，後世有孝有忠，敬視斯述。按大吉字疑誤，據羅泌路史歸有胡何四姓皆虞舜後，此文連舉四姓必引用路史，則當云大舜之後或有媯之後，何氏自前漢何武以司空封汜鄉侯，蜀郡人，後漢何進以外戚封慎侯，進弟苗封濟陽侯，皆宛人，武為新莽所殺，進謀誅宦官不克而死，漢亦隨以亡，所謂族

比諸結反編者不為安設亦可讀不不德字與前後叙反不也也于向後三巧且其藏者

以運撥也。三國何夔仕魏封成陽亭侯。晉何曾陽夏人。以三公封潁昌侯。陽夏之何至曾而顯。故云潁昌遂之。曾日食萬錢。累世奢侈過度。所謂逾貴而溢也。何無忌。東海鄉人。何充廬江。而宋何尚之及何點兄弟亦皆潁人。所謂廬江相望。雅道郁郁也。何準之。女為晉穆帝后。而何充以尚書令輔幼主。謚文穆。所謂晉興恩澤。著自廬江。文穆贊密也。何求求弟點。胤世稱何氏三高。而點又有孝隱士之目。所謂懿哉。孝子實惟昆季。皆有名德也。宋神宗時。何正臣以刑部侍郎知宣州。宣城疑指此。陽谷未詳。莊識。

葉文莊公墓地免租碑

吏部左侍郎葉文莊公墓在崑山城南湓瀆之原。公以成化十年薨於位。朝廷勅葬如制。而墓地猶歲輸官租。嘉靖十六年。天子奉冊寶上。祖宗徽謚。推恩海內。詔前代帝王陵寢及名臣本朝文武大臣勅

此事在他手必略之不叙而實於國家制度有因先生補叙于前極有意不但伏後議抑而已

葬墳墓所在官為修治。置守塚。復其人。稅未除者除之。時比境常熟。大理寺卿章公格墓用此制。而崑山獨否。至是民葉奉言於巡撫都御史翁公。下其事於縣。知縣陳侯子佐移牒常熟。取章卿事。以上巡撫公曰。文莊公當代名臣。吏宜以丁酉詔書從事。由是文莊公墓地始不輸官租云。我國家正統己巳之變。幾成宋南渡之禍。世謂于肅愍公有旋乾轉坤之力。是時公在諫垣。一二日間。疏至七八上。所以裨贊廟謨者實多。信乎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矣。其明年皇輿旋軫。公封上。匿名書請為河南之避。在廷之臣無敢

為言者然斯論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自
 首阿羅入黃河套中種遂久居不去為陝西邊患
 議者欲驅出之而連城屬之東勝田作其間公奉命
 往相視獨以道險遠勞費又春遲蚤霜不可田請增
 戍守而已至今上時言事者銳意欲復河套既而
 天子震怒皆誅死而後知公所謂時勢之難者卓
 見遠識不可及也公在廣至今撫臣守其規模如吳
 中之于周文襄公而獨石宣府所築八城七百堡為
 邊人長久之利公所至有所建明而清明直亮望重
 本朝信一代之名臣矣天子思股肱之臣湛恩沾

文莊公與巡撫云一
 筆以收周臣得作

被於墟墓之間而有司之廢格沮令如此巡撫公祇
 奉明詔修舉曠典汲汲於師旅饑饉日不暇給之時
 其風誼尤可尚矣賢人君子之沒遠者數千年近者
 數百年而光顯于世常如一日蓋賢者雖歿而後之
 賢者相繼而生故能表章崇奉之而精神意氣之續
 歷世而愈新此世教所以不墮也公五世孫鄉進士
 恭煥蒙荷天子之恩感巡撫公之誼及縣侯之勤
 其事因請書之于石以告于後人

此云叙文莊公所以得為名臣者
 掃其大去言之而後幅一收於無
 涉漏尤為得法

安亭鎮揭主簿德政碑

安亭鎮在崑山東南偏鎮以北三區石田歲收於他

鄉最下往者周文襄公特爲優假規畫縣賦以歲布予之務紓其力民以樂業其後縣官剋去歲布歛以常額會水利益廢不治田高枯不蓄水卒然雨潦又無所洩屢經水旱百姓愁苦失業然有司習聞其貧下凡議寬恤猶先三區云正德末吏於茲者頗爲急政或告以海墾去治回遠界入四邑東驅則西走賦不時輸非由田惡直負依抗吏治耳於是務窮難之始有收解等役與他鄉比諸捕繫拷掠大戶瘐死者數十人民逃亡無數田多荒萊矣自是十餘年來有司日憂三區之賦稅不起太守以上悉知其弊而未

有以救也嘉靖乙未歲大旱野無青草官督賦如常民狼顧四走將空其地主簿揭侯言于太守文安王公縣令同安楊公爲借兌約歲熟還之履畝量視諸不可墾者除其稅立圖頭法圖頭者先是爲糧長一人掌稅悉亡其家今則圖各一人事力省而易辨又檢故事免其收解永無所與會二公皆有勤民之心故侯言得施行民稍稍安業乃相與涕泣曰吾人自父子祖孫百年以來生聚於此幾不復以相保乃今得有其室家揭侯之賜也爲立石請紀侯之事嗟夫先王之道量地以生人必權其輕重而均一之若吾

縣之三區殆宜如鰥寡孤獨而先之彼暴橫者獨何
心耶揭侯之職卑矣朝有其心而夕効焉且一時救
敗之術僅僅止於力之所及而民之胥悅如是則夫
瞋目以視謂吾民難治者亦未之思也已侯名夔江
西南豐人元翰林學士文安公之族孫以太學生來
調稱良主簿多可紀者

五 玄朗先生墓碣

嗚呼士之能自修飾立功名于世以取富貴世莫不
稱述之若是而以爲賢不知此亦其外焉者耳苟其
中有不然雖暴著于一時而君子奚取焉蓋昔孔子

此類如化之有物矣
而只源出于龍門今觀
史記固未有不肖之徒
先生謂文章天地之氣
又評史謂敘事中有氣
蓋信

之門其持己立身不以小節而不開其論可謂嚴矣
而於虞仲夷逸之徒其人皆放於禮法之外而孔子
未嘗不深取之蓋知其存于中者不苟然也昔吾亡
友吳純甫嘗稱玄朗之爲人歷指平生之知交而獨
言玄朗有高行多大節以其在于隱微幽獨之間而
不可誦言于人者此玄朗之所以爲賢而人莫之知
也玄朗姓沈氏諱金馬字天行後更諱世麟字明用
而自號玄朗少有俊才爲文率意口占而成與吳純
甫周于岐同里並知名三人者相善也于岐宦達位
至大理寺丞玄朗純甫屢困于鄉闈純甫晚乃得薦

看廣法

描寫欲活

胡餅作之大漫漶也
言以胡麻著上也晉書
王長文徐州辟別駕徵
服窮去羊州莫知所之
於於成都市中蹲踞齧
胡餅刺史知其不履禮造
之

其後一再試南宮復不第以歿然二人在學校中名
聲籍甚太末方思道為崑山令自負海內文學之士
而於玄朗純甫深所推獎然純甫後益矜奮治名園
與其徒講學論文邑之才俊多歸焉玄朗自放于酒
無日不醉往往對人皆醉中語也常持胡餅獨往來
山中或時髻髻裸袒行于市遇不可意即大罵家貧
從縣令乞貸令亦笑與之有郡推官迎延為師玄朗
日與飲酒不交一言歲終謝去瓶罌堆積滿庭督學
御史與之有故檄令讀卷玄朗不屑意故為妄言却
之御史莫能致也玄朗于書強記其後絕不觀而架

上書數千卷指謂純甫曰吾神遊其間矣其寄興清
遠如此玄朗以嘉靖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卒年四十
有二有子一人曰大宗玄朗之祖諱愚字通理其從
祖諱魯字誠學兄弟皆有文名葬在邑中馬鞍山純
甫一日與予過之指曰此玄朗家墓也異時古栢甚
奇常鬱鬱蒼翠以此代有文人今忽枯萎明用其不
起矣已而果然沈氏至今有仕者獨玄朗負才氣以
死人猶謂之狂生云嘉靖某年月日附葬于朱瀝原
之祖塋純甫曰我宜為銘及純甫北上大宗送之潯
墅泣以請純甫許以南還竟不果於是大宗以屬之

仍收合純甫

史記叙葬改未歸列
仲子知人此蓋學及筆
法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四
子蓋又二十年始爲之書於墓上此純甫之意也嗚呼純甫其亦可謂深知玄朗者矣

張云逸

張季翁墓碣

古之言能孝者生以致其養死以致其哀而已生以致其養至於千鍾之奉食飲饍羞百品味之物以爲無加焉然猶有啜菽飲水可以盡其情者死以致其哀至於朱綠龍輜題湊之室以爲無加焉然猶有歛手足還葬蓬顯蔽冢可以盡其情者凡皆先王所以盡性命之理順萬物之情而使人得而爲之者也若人之行善不善不可以責諸其子使爲人子務揚前人之善而親之行不能皆善則將有誣其親者矣故不以槩於禮而禮之所得爲者生養死哀盡之矣雖然此慮其親之有不善者也人不能皆無不善故不以責諸其子若其父有善而不彰是非其子之情也然則禮不止於生養死哀而已矣余識張季翁之子獻翼嘗造其室與之飲食而未及見翁然聞其賢久矣先是季翁年六十獻翼與其兄鳳翼徵諸文士爲傳敘數十篇余聞之疑季翁以生人之權而豫死者之事於是盡終矣季翁其不久乎明年嘉靖四十四年五月五日季翁卒然翁之行卒賴諸文以顯故以

爲翁之子能盡於生養死哀之外者也於是請余碣其墓之左夫諸作者詳矣余敢著其大畧翁諱冲字應和其先濠州人國初始占名數於吳數世爲富家翁爲人孝友以財讓其昆弟刲股以療父疾嘗游燕還受人寄千金爲盜所掠金主聞被盜頗來訊翁給曰金皆在盡以已資償之而卒不言養寡姊代其戶徭翁好爲高髻小冠短衣楚製携吳姬度歌曲爲蹴踘諸戲常在吳城西山水間人以少年輕俠目之而其大節乃如此至以師史之業而好聚古書爲子致千里客蓋皆彬彬有文學矣子卽鳳翼獻翼皆太學生燕翼府學生葬在塘灣百花山實四十二年三月六日云

褚隱君墓碣

前史有孝友傳余嘗歎之世之善人君子非其蹟著于朝廷莫可得見至于巖壑草莽之中沒沒者多矣其得列于史蓋百之一二也若榆次褚隱君者其孝友篤行非其子進登於朝與當世之君子遊亦何以稱焉隱君世家榆次東白一里考諱鑛仁善好施畜牧於沾之重輿山間牛羊以谷量人稱之爲東山翁東山翁病且死君籲天求代賽禱山神祠去其家數

里所十步一膜拜見者憐之又爲母持佛氏孟蘭經十五年不輟唄誦菓蔬有鮮必進乃敢嘗從父兩人無子孝養之終身已喪葬立其祠爲弟更娶後妻及其避徭之旁縣名還分與之田宅縣中有大役吏請賄免君曰吾有財不佐縣官之急而以私吏耶歲租必先入里人化之無敢逋者人有病死先嘗盜禾爲田主所笞遂誣以毆死君率衆白於官爲直其事歲饑山庄千石穀皆以賑飢民猶不逞盜其窖中藏其黨泄之曰是不能忍飢而至是不足問也然家自是乏至人有求必屈意赴之平生重然諾不與人分爭

田宅財物必讓而布衣蔬食終其身嘗自號善菴榆次張先生曰善菴孝友忠信今時罕見雖暫困天將使之有後其後果然娶李氏繼娶秦氏最後娶賈氏皆有賢德君以嘉靖三十六年八月日卒年六十有一葬于其縣之楊安祖塋之次先二孺人祔子男五人鍼錠鉄鉞鏜女一人適杜庭元鉄登嘉靖四十四年進士在京師具狀謁余書其墓石銘曰

在晉之遼昫昫原隰草莽廣薦羊牛漑濕有美伊人仁服義襲嶷嶷厥子載觀其入允矣國器其究有立前聞是追公卿是爲後將考始其在於斯

震川集中如此等作體
松頗卑黃松亦為
時文玩客時或闖入
者玷指此等當降
置別集中馬政志
宋史瑞贊却當升
諸正集

贈文林郎邵武府推官吳君墓碣

嘉靖某年 天子曰福建邵武府推官梁之父翰可
贈文林郎邵武府推官母李氏贈孺人命翰林儒臣
撰勅命臣梁拜捧感泣為焚黃於墓而先是墓石未
具梁陞為刑部山西司主事於是始豎石於墓道唯
文林君之懿美制詞所褒盡之矣君姓吳氏諱翰字
某世為華亭人君未有以顯於世而幽潛之德久而
自光率性履貞於草野之間而遂得達於 天子而
形於制詞豈不謂之榮顯也君之行蓋非有求知於
世以徼為善人之名獨其性之所自得而已而皆世

人之所難為者詩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
母氏劬勞子之於其母孰無孝愛之心而能敬為難
君之母氏喪明而孝養備至有所譴責叱令之踞雖
至竟日母不命不起也君之孝如此制詞所謂竭力
盡懽者無愧矣詩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雖有良朋
况也永歎兄之於弟孰無友于之念而亦不能不自
顧愛君之弟註誤有司匿之他所而身被擄掠遂脫
弟於難而成就之卒貢於禮部為郡文學君之悌如
此制詞所謂挺身急難無愧矣詩曰彼有旨酒又有
嘉穀洽比其鄰昏姻孔云人必自裕而可以及人而

君樂于施予迎延賓客瓶之罄矣賑卹不倦日闕無儲尊酒不空君之濟人愛客如此制詞所謂尚義樂施履謙秉禮無媿矣凡此皆人之所難君又非好爲之特其性然推君之志雖無聞於世亦非其意之所及而天之報之遂有賢子政行於郡邑名著於本朝所謂立身揚名於君爲不朽矣余與君之子爲三十年交因知之詳遂不辭其請而書之其世次生卒別有載茲不具云

泗水何隱君墓碣

何氏世居魯泗水君諱珍字伯荆高大父清^曾大父

名大父聰聰三子瑄璠其季卽君也世修學不仕則去爲耕農伯兄爲令長子而君與仲居田初縣舉君有德爲亭長督鄉賦賦入而人不告病令旌其能以鼓吹餼牽絳帛金簇花再至門牆之後爲鄉飲酒賓者十有九年嘉靖四十一年正月某日無病年若干而卒將卒告其子凌霄曰汝兄弟三人今唯汝存又學問孝養我至於今獲考終吾懼重累汝吾死三月卽返我立宅毋久殯且怛化凌霄如其言三月而葬之某鄉之先兆娶楊氏嘉靖二十年十一月某日卒年六十有六慈和祇肅能助君爲家先君而葬實合

葬三子。漢次卽凌霄。又次凌雲。蚤亡。二女適張某。毛某。庶子凌斗。三女適陳某。喬某。其一未行。凌漢子學凌霄子。問凌雲子。慮凌霄初倅雲中。以行能高。徒倅魏郡。今大名。而余官邢。邢魏兩郡之守。倅數往來也。故余善凌霄。又嘗同有事京師。且暮會闕下。因爲余言其先人葬時。不及埋銘。按令得以品官樹碣。其墓因拜請爲碣銘。余諾而未果。及是歲將終矣。自大名遣人如京師來請銘曰：

孰智而趨山窮水殊。舟浮而馬馳孰愚。而居耕農釣漁。生而壯而耆。終身不出孔子之鄉。銘以揭之。此古

三老之良

宣節婦墓碣

節婦姓宣氏。蘇州嘉定人。同知景之孫。濮州通判。效賢之女也。節婦少有異質。生數年。濮州病。侍立床下。終夜不去。如是者數日。人以其爲奇。及爲張樹田妻。樹田與同里沈師。道友善。師道妻孫氏。夫婦相愛。而樹田暴戾。無人理。節婦歸見父母。父母對之泣。節婦曰：此不足以傷父母。兒自是命也。樹田病。節婦進藥。樹田泛之。罵曰：若毒我乎。節婦飲泣而退。及樹田死。節婦被髮號踊。人初見樹田狂虐。皆爲不堪。比死。則皆

引此氏相形六史法也

以爲喜而節婦哭之極哀非衆所儼也是時沈師道亦死孫氏與節婦兩人志意相憐數遣女奴往來比孫氏送夫喪過河下因求見節婦以死相要頃之同日自縊節婦有救之復甦而孫烈婦竟死其後三年父母謀嫁之節婦見其家竊竊私語覺其意登樓自縊時嘉靖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年二十五予友李瀚好義之士每談節婦事慨然歎息至是與節婦之弟應揖請書其墓上之石夫捐軀狗義之士求之於天下少矣嘉定在吳郡東邊海上非大都之會數年間女子死節者四人甘氏孫氏張氏宣氏張氏得禍

最烈予嘗爲記其事若宣氏蓋又人所難者銘曰沉沉幽谷不見日光葵藿生之日向嚴霜彼童之狂以爲存亡緣衣終風自古所傷生雖不辰有此銘章

王烈婦墓碣

余生長海濱足跡不及於天下然所見鄉曲之女子死其夫者數十人皆得其事而紀述之然天下嘗有變矣大吏之死僅一二見天地之氣豈獨偏於女婦蓋世之君子不當其事而當其事或非其人故無由而見焉嘉靖三十三年倭夷入寇余所居安亭有一女子自東南來奔衣結束甚牢固賊逐之至一佛舍

從大憲起議前為佳
變至篇末此篇後原
在而首

自太史外從古至此第
二枝筆妙在有神氣
有韻致讀之使人感
動。讀之竟必哭下
說之語者其妙不可思
議。

欲污之不可得乃剖其腹腸胃流出里人為藁葬北
原上竟不知其姓名余欲為之志其墓而未及也至
如王烈婦之死在姻親之間今二十年而無一言以
紀之至是其弟執禮始請書以勒石其墓蓋烈婦之
夫周鎰蚤死遺二孤已而皆病疹長者七歲而死幼
者疹愈矣復病病又經年為之廢寢食百方求瘳之
不可得亦七歲而死烈婦於是自縊也嗚呼豈不悲
哉執禮稱其在室好觀古書父謁選卒於京師姊每
哭之聞者莫不悽然淚下平時撫教執禮甚至妹嫁
而恥其姑之行不肯執婦禮一日姊妹相聚語及之

姊曰妹過矣曷若盡孝使之自媿而不為也又言他
人於死生之際誠難姊於是直視之甚輕蓋未嘗經
意也真可謂赴死如歸者矣周鎰父諱士工部都水
司主事祖諱燁封監察御史太倉人烈婦父諱可大
太學生祖諱秩雲南右布政使崑山人其卒以嘉靖
十八年十月初四日年二十有七葬在雙鳳里吳墟
之原其明年太倉州守上其事於巡按監察御史奏
下禮部旌其閭國家依古格旌表高其外門門安綽
楔左右建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焉坊以白而
赤其四角人之過者有所觀法不然者以為恥所以

高其外門以下皆令
用五代史所傳中語

暗与首段相照應

官事歸墓碣帶叙以氏
并附甘氏此氏此女又附
入無名氏一人大家私事
愈深愈同實主立用顧
形日以馬班而後唯政
陽公五代史得此意耳

特系以蘇室以節婦行
誼待室而修也

艾子子稱金正希文謂
其力真能制題極多
刺義吾謂此字惟
震川古文可以當以
此之凌幅分步不合矣
至合于禮禮及一言而
可以想見其節行二
義發揮必有正理
可以想其制題之佳

根據的當

扶翊世教其意遠矣會水部君卒其家寢其事未有
舉者而鎰又不置嗣執禮時時夢見烈婦携其兒或
長者或幼者蓋其精爽不亡云方云收靈矣有神蓋深惜

曹節婦碑陰

長洲蘇寶之姑始年十八嫁曹君綬二十七夫亡寡
居四十九年以嘉靖庚子卒春秋七十五亡子女寶
以甲寅十二月二十四日葬於長洲縣戴墟妍字圩
之原予為題其墓曰曹綬妻蘇氏貞節之墓寶又請
書其碑陰曰吾姑未死前三年吾臥病姑來視病寶
見姑老矣因語及平生歔歔曰男子壯年何憂疾苦

今老且死女不可不為吾計吾死慎勿葬我曹氏墓
曹氏墓迫隘自夫死後其宗姓率火瘞散漫荒莽間
遙遙五十年不復知夫處矣苟厠諸纍纍間殆與誰
比去此一里所有界浦其水清潔死必燔我颺灰浦
中令吾骨與此水同其清也寶是以營茲新兆蓋今
十有二年而克成噫可悲也已詩云穀則異室死則
同穴傳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衛
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孔子生而叔梁紇
死葬于防山及孔子母死殯於五父之衢鄒人輓父
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焉夫孔子之慎於葬

其可也。蘇氏蓋得之矣。自古女子不幸失其所，天能守禮義，不見侵犯，見於史傳者不少。然必待備述其平日閨閫之素，而後其節始著。若寶之稱其姑一言而已，要之與古易簪結纓，何以異哉？嗟夫！五十年高風勁節，可以想見千載之下，當知其入其骨，與此水同其清也。因表著之。此云文格冷峻，與事相稱。

張通參次室鈕孺人墓碣

孺人姓鈕氏，其先淮陰人。父客吳中，始為吳人公諱。寰通政司右參議，其考諱安甫，祁州知州，封刑部員

外郎。張氏世以科名顯於世，其最著者二張先生皆無子，祁州府君惟生公一子，而公元配王宜人年逾三十，未有子，府君以為憂，遂為公取孺人。時年十五，其後四年，年十九，生子恒，慕其後，諸弟更生子，乃有丈夫子四人。府君以為為螽斯之祥，兆於孺人大加愛之。在尚書刑部，孺人留居家為其子延師，夜則篝燈紡績，躬督課之。比公歸，恆慕已壯，大問學有成矣。初府君性高曠，到官輒自劾免歸，而公宦亦不遂，而父子皆好游，名山水，不問家事。孺人獨勤於治生，故於祭祀婚喪飲酒伏臘之費，不至乏絕。公常出遊一歲。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四
中還家率不過一二月諸子更供養至孺人所尤懼
孺人爲人婉順於姑若諸娣間孝友無間其治生纖
嗇而不信因果之說吳俗尼[■]往往出入人家孺人
絕不與通臨終言不他及獨諄諄戒其子不得令男
子與含殮而已卒年五十有九時嘉靖壬戌也以卒
之明年祔於縣東南泖川鄉橫塘之先塋蓋古之女
子不幸而爲側室而其賢德終不可泯者如小星之
寔命不猶歸妹之以恆相承聖人皆書之於經惟張
氏世有文學二張先生之沒郡中名士劉欽謨楊君
謙爲之表志至於今傳之恆慕愛尚文雅有先世之
風不忍其賢母之沒沒於後世旣勒銘幽堂又請於
予爲立石墓道云

霽川

三



